



艺术品鉴赏平台
艺术家推介平台
大家

现代快报

A34

2012.8.11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徐馨儿
美编 王莺燕 组版 徐杨



叶烂,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国画院花鸟研究所副所长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。作品《秋塘染霞图》入选全国第八届美展、《金色的池塘》入选全国第九届美展并获优秀奖、《荷塘月色》入选全国第十届美展、《初夏的荷塘》入选“中国第六届艺术节·中国画大展”、《月色荷塘》《春夜难眠》入选“中国百家金陵画展”。《初夏的荷塘》《金色的池塘》入编《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》。

出版有《叶烂画集》《当代名家技法图例经典·叶烂重彩花鸟画》《荷塘烂漫·叶烂荷花系列》等,中央电视台、江苏电视台做专题采访。作品曾展览于南京、北京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和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国家,并被海内外多家美术馆、博物馆及收藏家收藏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徐馨儿 整理



《芳心空自知》

花鸟荷塘,重彩写意之美

大写意花鸟作为中国画传统中的一种独特形态,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难度的艺术形式要求。这一形态直到明代后期花鸟画大师徐渭笔下才见成熟,而后经过八大、“八怪”、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刘海粟、陈大羽等人的传承与发扬,艺术积淀愈加丰富厚实。但随之也出现了后继者陈陈相因,索然无味的状况。叶烂却奇异独出,其秉性执著,天资颖悟,早年受业于陈大羽,得其精义,此后则力追前贤,感悟时代脉搏,长期沉潜于“默耘斋”中,苦苦探求。他曾说:“在绘画艺术领域里探索,就如同在茫茫雪原里行走,踩着别人的脚印走固然省力,可留下的只能是别人的印迹。”正是由于他的不懈耕耘,广收博取,终于自出机杼,形成了个性化的大写意花鸟画的现代新形态。

叶烂对少年时家乡荷塘的那种野趣、河滩芦苇的那种苍莽,村头树阴的那种幽静,至今不能忘怀。几年来,他一直在不倦地寻求表现这种幽野清润的境界,月色、秋塘、晨雾、雨荷、湖畔……从他常画的题材来看,一种童年的、乡村的、原始野逸的情趣,始终在他成熟了的艺术积累之中萌动,成为其创作的原动力。它朦胧、遥远,随心绪而时隐时现,展现着人生的坎坷和喜悦。他厌弃园林盆景式的悠闲花草,更不喜那经过精心摆布、刻意雕琢、构图有序、笔墨精细的画面,于是,一种幽远朦胧、缥缈梦幻之感在他的画中出现了,画面呈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花鸟写实,而是着意营造的一种气质,主观诉诸的一种感觉。其手法随着取材、色彩、构图的不同而丰富多彩。当然,这一成绩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学就的,饱笔中的水分不可长时间存于笔中,所以画家必须于深思熟虑之后,又不假思索地迅速挥洒其间,叶烂善于一色中见丰富,又善于诸色中求统一;虽无一丝墨痕,又有淡雅之致。看叶烂的画,有视觉之愉悦,精神之陶冶而无浮躁杂色之刺目。

大自然中的花鸟生态,有着多种多样的生命情态,而叶烂对于“野逸”情有独钟。这可能根源于童年乡村生活情趣,又拓展了成年后的大自然情结;也许,天性中的豪放洒脱和淡泊名利,才是内在动因。他的大写意花鸟既继承了传统中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,但又突破了传统中近于程式化的一套象征寓意规范,而更多地倾注了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追求。在他反反复复地纵横挥写的荷塘景境中,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人格寓意已不占主位,他更关注的是对种种荷塘野趣的追忆、感动和痴迷,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强烈的艺术创造欲望。这才有了笔下金秋、初夏、月色、映日、遇雨等等千变万化的荷之美境,乃至令他有资格自诩为“万荷塘主”,当然,他笔下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野鸟,同样也不再是某种客体形神的再现,而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。我敢推断,对艺术本体语言多样化的不断创造所获得的快感,恐怕也是他创作的推动力。

叶烂的大写意,已演化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化和个性化。他不追求一枝一叶的意味和一点一滴的得失,也不迷恋那种赏心悦目式的“小美”,而醉心于创造一种似真似幻的、讲究整体气势和整体精神的“大美”。作品中意象的造型与心象的内涵相契合,灵性的神态与随机的相互辉映。或许可以说,这样的大写意,既“大写”出了花鸟世界的生命,更“大写”出了画家自我的生命。

叶烂花鸟画集(序)

□周京新

叶烂为人厚实,性情率真,他长期笃守六朝金陵,深受古都文风熏陶。明清之际,金陵花鸟日益昌盛,白阳陈淳、扬州八怪,诸家崇尚写意,阔笔放纵,个性凸显,独创风格,后来者为之仰慕。叶烂也不例外,深受影响,往往寄情丹青,通过笔墨表达“听鸟说甚,问花笑谁”的感怀。

当下的花鸟画别开生面,多元发展。一些有追求的画家在继承传统基础上,融合外来绘画元素,试图突破传统花鸟既定的语言模式和局限,叶烂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叶烂的花鸟画具有灵动的写性。他往往以长线挥写花鸟形态,线性松放,笔走龙蛇,呈现出一股自由流畅的书写意气。中国画的写意品格离不开这样的笔墨写性,因为一笔画地书写,才构成了中国画必有的生动气韵。拼拼凑凑、磨磨蹭蹭做出来的东西,一定与写意真性无关。叶烂的花鸟画具有且拙且雅的造型趣味。他笔下的花、石、鸟姿形各异,变化丰富,却都由一种叶烂独有的雅拙中蕴含着优雅的气息贯穿着。这是绘画艺术表现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造型精神,也是中国写意语言的核心构架,有了它,意境、思想、主义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才有落脚之处。

叶烂的花鸟画具有出彩却不抢戏的色感。他的写意语言是以笔墨为主的,但从不放“随类赋彩”的机会,有时候用色还相当火辣。但叶烂的色彩与笔墨是交融一体的,即便是大红大绿也是写出来的,与造型是交织通融的,这就使得画中的色与墨、线与面、虚与实诸多语言因素体现出了一种彼此依托,相得益彰的有序有效的表现格局。

总之,叶烂的写意花鸟画已然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面貌,一眼就能认得出,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,同时也预示着叶烂的艺术创作道路还有后劲,还有好戏在后面,对此我尤为期待。



《以春待客》



《傲霜》



《紫气东来》